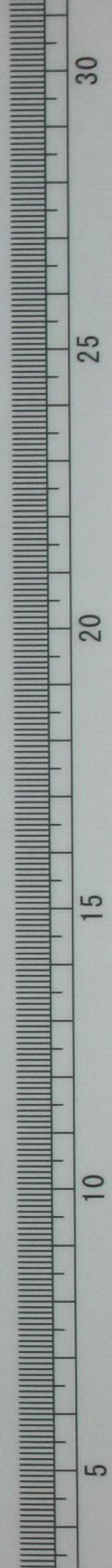


杜律詩話  
下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7  
2



9-2止

文庫 17  
W147  
2

杜律詩話卷下



清 午亭陳先生著 門人候官林佑輯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一作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

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耶筒不用

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寶應元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為二聖山

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

劍南公自閬州歸成都而作此詩也讀奉待嚴大夫

及此五首嚴杜交情略見注者乃云杜知武不能用

已詩含風刺大非前嚴公在駕已發此意可類推

杜律詩話下

010185185643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寄贈  
氏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一作桐寒獨宿江城蠟一作燭豈殘永夜角聲悲  
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  
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

伶俜十年事自當指亂離奔走自己交棄官至甲辰  
參謀僅是六年十年者舉大數耳不必過泥題是宿  
府詩上言行路下言栖息此解自可通或有十年乃  
字之說非本意也

十二月一日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  
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競知見面稀

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他日一杯難強進言不能如舊時之能飲也他日舊  
時也注謂後時非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傷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  
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楚妃猶言宋子齊姜燕趙佳人或謂樊姬非也此句  
言仕途同官名位相軋各炫才媚嫉下句方指徵君  
二句皆比體宜合讀

通首尾讀無非知交深悲極痛之辭近注者皆謂公

風刺徵君吾所未解

示獠奴阿啟

山水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  
郡人入夜爭餘瀝雅一作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溼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恠爾常穿虎豹羣

陶侃之奴偽蘇注及劉敬叔異苑其不可信人皆知之然其事卒不知所出愚舊有臆解陶侃或是陶峴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人號水仙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水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峴流涕迴擢賦詩自叙不復游江湖峴既公同時其友又公

之友異事新聞故公用之耳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奴入山宜防虎豹事相類侃峴音相近但峴事僻人因改作侃也公常以時人姓名入詩如李白雲知之類又傳寫訛謬如周顒作何顒之類此說或亦可存諸將五首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  
甫閉朱旗北斗般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此詩說者不知作於何時各以已意注之愚謂當作於大曆二年秋冬間三年正月則去夔出峽末章不得云巫峽清秋萬壑哀矣考史代宗時吐蕃之寇無歲無之廣德元年遂陷京師留十五日乃走千秋尚

入關蓋指此也舊注指安祿山非蓋不應舍近而言  
遠也廣德二年八月吐蕃寇邠州寇奉天十一月吐  
蕃兵潰永泰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党項  
羌渾奴刺寇邊九月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  
州渾奴刺寇盩厔京師戒嚴以史考之其亂視廣德  
二年為甚大曆元年九月吐蕃陷原州二年九月吐  
蕃寇靈州寇邠州郭子儀屯於涇陽京師戒嚴見愁  
汗馬西戎逼蓋指此大曆二年之事追述永泰元年  
之事以為鑒故曰曾閱朱旗北斗殷曾者已往之事  
也考代宗紀永泰元年吐蕃党項羌等入寇天子自  
率六軍屯於苑郭子儀屯於涇陽郭子儀傳云懷恩

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隴鳳  
翔入醴泉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  
進屯雲陽馬璘却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  
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  
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吐蕃列傳與子儀傳  
同又加以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朱旗北斗殷言軍  
之衆也觀史可見但代宗紀略子儀傳詳吐蕃傳又  
詳可以互見耳

見愁四句蓋言見今所愁將士汗馬西戎或深入不  
止逼近內地也愁者雖未逼愁將逼也邠州靈州視  
醴泉盩厔為遠地若逼則如永泰元年故事矣永泰

九年將士分屯者多曾閃朱旗北斗殷賴郭子儀免  
曹見敵幸得無事若今不知多少材官守涇渭能如  
永泰分屯之衆乎雖有一子儀屯涇陽其餘將軍豈  
可遂破愁顏耶此詩前四句廣德元年事見愁汗馬  
句大曆二年事曾閃朱旗句永泰元年事大曆二年  
秋冬間夔州作諸家聚訟直夢語耳

首四句借漢喻唐借漢事故言千秋既喻唐不必泥  
求漢事又玉魚金盃紛紛辯證以愚論之此玉魚金  
盃指陵墓珍寶如珠襦玉柙及秦始皇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雁之類何必苦求出處

代宗紀吐蕃陷京師不言掘陵寢豈史有所諱而不

書與或謂祿山作逆總以吐蕃焚毀未已駸駸有發  
掘之虞玉魚金盃借尋常墳墓事以婉言言之此說雖  
巧未合也蓋陵寢雖無恙而貴戚之玉魚金盃已遭  
發掘於詩意未為不合公故不欲斥言陵寢耳  
或謂關為潼關故以入關指安祿山按柳仇疏犬戎  
以數萬衆犯關渡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  
師是此詩入關的證仇疏又云謀臣不奮一言武士  
不為一戰提卒叫呼劫官闈焚陵寢此將士叛陛下  
也數語又是當日諸將臯紫然則首四句是責諸將  
既不能禁其入而又乘亂縱兵焚掠非止叙外寇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速救朔方

兵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上一章責代宗時吐蕃亂諸將也此章責肅宗初祿山亂諸將也第一句曰本意第三句曰豈謂轉折極明朔方兵者不敢斥言乘輿也子儀上代宗疏云先帝與朔方誅慶緒是也第七句獨使至尊憂社稷正與此應考回紇傳回紇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宗與約可汗以可敦妹為女妻承宗帝欲固其心即封其女為毗伽公主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見耻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外殿慰而遣葉護至帝因册毗伽公主為王妃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比

弟肅宗屈已回紇以憂社稷故也五句追叙潼關之敗此明皇幸蜀之由六句追述高祖龍起之事猶言晉陽以一旅肇興至於有天下而不能自振乃獨使至尊憂社稷不得已而用回紇諸君何以答昇平乎八句一事當合而讀之

此章注說雖多本意愈晦今彙刪之已另為注說矣愚更有說龍起者與慶宮龍池事也張九齡龍池聖德頌序略云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上居之舊里又云中宗採識者之議厭玉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淵始封也即第在焉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永命我唐云云公

此句即九齡天其以是永命我唐意也猶聞晉水清  
以晉水比龍池言與高祖開國同符獨使至尊憂社  
稷指淶山及潼關失守明皇下詔親征事如此說於  
上下意不待解說自明兩存之以正讀者

朝廷衰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  
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章責以宰相臨邊之諸將也觀五句七句可見幅  
頓日感貢賦日減軍須皆仰給饋饟獨王相國肯銷  
甲事農安得不喜稍喜者以天下皆不自供銷甲事  
農僅王一人也或以稍喜為不足王縉之辭非然唐  
書王縉傳亦不見銷甲事農事

官中二字  
疑詩引若  
溪隱云  
東坡定作  
甲官

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寞殊錫曾為大司馬  
總戎皆推待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此章舊注云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  
千餘日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市舶使舉  
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  
太一之事舊注之說不過如此或由此進首皆指官  
官向各以事實之云云按楊思勗雖殘酷安南五溪  
之變實在先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服乎呂太一之  
事近之然杜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  
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豈非太一既  
平之後明珠暫至又絕乎亦當責之太一乎考李輔



國傳輔國為兵部尚書未嘗為大司馬古今官職沿革名同實異者多今人恣稱兵部尚書為大司馬不知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也唐百官志兵部尚書正三品輔國冊進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王三品之官何足異乎以魚朝恩曾為觀軍容使故謂之總戎總戎二字杜詩常用總戎楚蜀應全未聞道總戎雲鳥激高適嚴武亦皆觀軍容使邪此蓋緣誤認侍中貂三字注唐人詩當以唐書為據唐書百官志云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頒判省事又云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注云顯慶二年分左右隸門

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以此論之侍中貂非中人也如馬燧渾瑊皆拜侍中燧瑊豈中人也乎百官志中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封三公為中書令者有之無侍中

然則此詩當何如解蓋責藩鎮兼宰相之諸將也上章舉內地削責其徒煩輸輓此章舉遠人畔責其不能鎮撫首四句猶上章首四句之意不必實指其人

大司馬唐百官志無之外官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都統下有行軍司馬行軍左司馬行軍右司馬節度使下有行軍司馬大都督府下有司馬中都督府下

有司馬下都督府下有司馬大都督護府下有司馬  
上都護下有司馬以意論之則副元帥都統副都統  
節度使大都督中都督下都督大都護上都護皆可  
稱大司馬上都護掌統諸蕃撫慰征討叙功罰過與  
本詩扶桑銅柱越裳南海炎風朔雪等甚冷又唐初  
制元帥大都督大都護或親王領之或親王遙領連  
上殊錫二字觀之大司馬必指此類非兵部尚書也  
兵部尚書與吏戶禮刑工尚書皆尚書省中書令之  
屬兵部之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無稱司馬者兵部尚書安得稱大司馬乎總  
戎二字即以公詩證之蓋指節度使皆指侍中貂則

帶宰相之銜者也但以此解之詩意自明

漢書注師古曰禮含文嘉去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  
朱戶納陛武賁鐵鉞弓矢鉅鬯也此詩殊錫不必九  
錫大抵非常寵錫耳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後  
即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  
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漢代大司馬為武官  
極品其權執丞相不如也此詩大司馬借漢官言唐  
官未為不可但泥李輔國曾為兵部尚書以唐兵部  
尚書為大司馬遂難通矣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老須仗出羣材

或云此言蜀中將帥也崔旰殺郭英又柏茂琳李昌夔楊子琳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杜鴻漸受命鎮蜀畏旰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茂琳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主恩尤隆於嚴武而畏怯無略憚旰雄武反委以任姑息養亂日與從事置酒高會其有媿於前鎮多矣公詩標巫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也曰正憶日往時感今而指昔也又云軍令分明數舉杯蓋聞譏其日飲不事事也八哀詩於嚴武云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則鴻漸之縱飲於憂國之志荒矣

右說於數舉杯三字看出刺鴻漸意然云公詩標巫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尚可商愚謂錦江春色逐人來指嚴武最後至蜀時人字即指武巫峽清秋指今日思武時也公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云故園猶得見殘春又云肯藉荒庭春華色春歸云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皆可證年譜亦云或謂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此詩作於是年之秋離草堂而來正當春色逐人令又清秋追念武知己之恩不覺萬壑皆哀按年譜公永泰元年正月辭幕府歸草堂四月嚴武卒五月遂離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觀此此說之誤可知清秋指至

雲安之清秋亦不妥安知非大曆二年之清秋耶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  
 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以廣德元年十二月反平  
 之必在二年自大曆二年逆數為三年故曰千餘日  
 近供生犀翡翠稀即第五詩所云南海明珠久寂寥  
 也一言近供一言久寂似相近然自平詩是自收珠  
 南海千餘日數之此詩則連太一未平時言之也詩  
 不作於雲安此又一證

五首合而觀之一漢朝陵墓二韓公三城三洛陽宮  
 殿四長桑銅柱五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分而觀之  
 一二作對一責代宗時吐蕃亂諸將一責肅宗初祿

山亂諸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對一  
 舉內地割責以宰相臨邊之將使煩輸輓一舉遠人  
 畔責以藩鎮兼相之將不能鎮撫其事對其詩章法  
 句法亦相似末則另為一體杜詩無論其他以此類  
 言亦可想當日鑪錘之苦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  
 與秋興八首並觀愈見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重一作重開他日渡孤舟一繫故園  
 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波浪兼天風雲接地非但寫夔州山水公時艤舟欲

下江漢此即孤舟去路也

有謂塞上指由蜀入秦之塞此章八句皆指夔州若  
七句指夔州獨一句指蜀塞不成章法矣夔府書懷  
詩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白帝城樓詩江度寒門  
閣城高絕塞樓返照詩絕塞愁多早閉門何必蜀塞  
乃可言塞邪

他日與故鄉一類即後章所云昔時蓋故里樊川之  
感也前後詩有歸櫂生衣卧具舟將出峽等句是此  
孤舟即歸舟也白帝城樓詩夷陵春色起漸微進扁  
舟曉望白帝城鹽山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未嘗  
一日忘故園之心也叢菊映楓林孤舟映巫峽章法

尤奇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一作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  
渡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鑪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  
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陸游入蜀記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白帝夔  
州各異城言難辨也此謂夔府孤城當與上章孤舟  
例看蓋以客子言之雖蜀麻吳鹽清秋萬船不礙其  
為孤舟雖白帝夔州兩城相連赤甲白鹽間閭繚繞  
不礙其為孤城也

上章白帝暮砧城高砧易聞也此言夔府落日白帝  
在東夔府在西也皆非漫下

北斗或作南斗按秦城上直北斗又北斗之宿七星  
明第一主帝為樞星上句言日此句言斗又言望京  
華以類而言非南斗明矣唐人亦多用北斗如平臨  
北斗之類公詩亦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類或  
又引三輔黃圖云漢初長安城狹小惠帝更築之城  
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謂之南  
北皆可其說亦非

奉使句非謂乘槎到天河徒為虛語蓋槎與上章孤  
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今繫舟不能至京華故曰虛  
隨八月槎公詩有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三四一應夔府一應京華虛隨八月槎不如此說不

可與言京華應矣五畫省應京華六粉堞應夔府其  
意易見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一作日處一作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

首章言暮砧次章言落日此章言朝暉當時日夜無  
聊不遑安處讀之如見

日日江樓與漁人還汎汎同故賦所見以自喻信宿  
正與函風於汝信處於汝信宿一意清秋燕子是將  
去之物故飛飛者若見客不去故以飛飛將去嘲之  
也雲安子規詩客愁那聽此故作傷久低

公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明皇召試文章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曹曹參軍此與衡初以好學射策科甲不應令除太常掌故調平原文學略似後肅宗至德二載拜行在左拾遺以上疏救房瑄獲譴得免推問扈從還京未幾出為華州司戶參軍後遂棄官流寓於蜀廣德元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明年春辭幕府離蜀大曆元年至夔視衡由史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封侯果何如乎故曰衡抗疏功名薄也諸家注衡皆太略衡之文學經術與史高辟薦本未皆不及如此則古來抗疏者多何獨

以衡為言

公獻賦授官與向初獻宣帝賦頌數十篇亦略同後遂流滯於外不能入朝雖時為詩歌不忘朝廷視向之數退數進傳經以寄忠悃得乎故曰劉向傳經心事違也衡之抗疏多傳經義向之傳經亦諷時政其前後疏多及經義舊注向亦太略公與衡向皆文學士故引用之七句遂及同學少年同學者一時同為文學者也少年者以已白頭視彼為少年也抗疏傳經皆在朝廷五陵即京華地衡向古人同學今人公俯仰古今感慨係之不必泥衣馬輕肥以為譏刺有謂同學少年既非抗疏之匡衡又

非傳經之劉向志趣與公絕不相同果如此當言異學何言同學乎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一作堪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一作振征西車馬一作騎

羽書馳一本作遲魚龍窳莫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奕棋者倏勝倏負局勢變遷廣德二年吐蕃入寇代宗如陝州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郭子儀復京師代宗至自陝州所謂似奕棋也是時公在蜀故言聞然亦諱辭也下句又合祿山陷京師明皇幸蜀及肅宗復京師明皇至自蜀之事言之故曰百年世事其實兩句皆指代宗時事也明皇事百年中

帶言之耳聞道二字又不止貫此兩句直貫至五六句止各說一事說者以王侯文武二句為奕棋為不勝悲非也

唐人最重族望所謂衣冠者族望也喪亂衣冠流離所用文武流品根禠故曰文武衣冠異昔時舊注未明

或謂直北指夔北乃隴右關輔間不知此章直北征西與下章西望東來皆據長安言直北二字與愁看直北是長安之直北不同凡看詩文宜知大段此章前六句作段讀者多以四句為段非也是時西北多事姑以廣德二年言之又以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

杜律詩結下



等寇邊一事言之吐蕃寇醴泉奉天虢項羌寇同州  
渾奴刺寇盤屋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  
當是此等或以廣德元年吐蕃入長安徵天下兵莫  
至故曰羽書遲非是

八章中前三章詳夔州略長安後五章詳長安略夔  
州此章末句可以結本章可以起下章可以總起下  
四章故國平居有所思猶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一卧滄江驚歲晚紫迴青瑣點一作朝班  
按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安城外

西北隅唐東內在京城東北不聞有承露殿事此章  
蓋言唐開寶官闕之盛又以明皇好道故以蓬萊承  
露瑤池紫氣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

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類多為道士築觀京師西望  
瑤池蓋言道觀之盛與上官闕一類如玉臺觀詩馮  
夷嬴女亦是形容玉臺觀之盛髮髯有馮夷嬴女非  
咏嬴女也公詩有王母晝下雲旗翻東來紫氣指太  
清宮

或謂公蓋以瑤池王母之飲隱喻貴妃之冊為太真  
紫氣函關之臨顯機亢亢之降於永昌如此說是追  
數前朝之失非追憶前朝之盛也

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潞州別駕時州境有黃龍白日升天又京師所居宅外水池浸溢頃餘望氣者以為龍氣又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以隆為龍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為唐隆上益自負此詩日統龍鱗異常途稱天子龍顏不同舊注引漢高帝降準龍顏齊高帝龍顏鐘聲鱗文徧體皆非也享龍池樂章姜皎一篇有常經此地謁龍顏句可為此作法或謂一卧滄江言一卧不復起也驚歲晚追遡身歷三朝皆成往事今不知幾時再列朝班蓋公自天寶十載獻三大禮賦時年四十以布衣一歲聖顏至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時年四十六始點朝班至代

宗大曆元年自雲安至夔時年五十五矣此說非是一卧者卧病於夔所謂伏枕也歲晚即秋也詩言幾迴青瑣如上說當改為幾時青瑣迴與時各一義豈可涵解

此詩前六句是明皇時事一卧滄江是代宗時事青瑣點朝班是肅宗時事前六句但言天寶之盛陡然截住即陡接末二語他人為此中間當有幾許繁絮蓋上章言長安之衰此章言長安之盛合而讀之其義自見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作鶴錦纜牙樯起白

鷓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上章長安宮闕此下三章長安城外池苑此章曲江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長安後及夔州此章在中首二句便以瞿唐曲江合言亦章法變換處然已下只言曲江不言瞿唐以詳於首章故也

明皇始築夾城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祿山犯關帝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悽愴自此遂西幸通御氣入邊愁圍黃鵠起白鷗四句皆上盛下衰通御氣三字尤詩人立言之妙解者失之與外人不知對看自明

曲江與樂遊園杏園慈恩寺等相近地本秦漢遺跡

唐開元中疏鑿更為勝境故曰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由衰憶盛感慨無窮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一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一作月夜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此章憶昆明池也虛夜月動秋風波漂菰米露冷蓮房與上章圍黃鵠起白鷗皆遙想彼中秋色也此章六句長安七八句夔州關塞即首章塞上江即首章江間連湖言之者地勢接近公將出峽赴荆南故也陡轉陡住筆端高絕出尋常蹊徑之外或極力辯揚用修之說謂杜以唐人叙漢事摩挲陳

跡故有機絲夜月之詞此立言之體非傷喪亂愚按  
昆明池水漢時功是據唐代言不僅前朝陳跡以唐  
人敘漢事摩抄陳跡尚有感況以唐人敘唐陳跡謂  
非傷喪亂可乎又云昆明一章緊接上章秦中自古  
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云  
云如此則是上章思唐此章思漢矣但以上章末句  
為此章來脉可也一漁翁斷作杜自謂將赴荆南寄  
別李劍州云路經灑瀨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寄  
別馬巴州云獨把漁竿終遠去皆可證  
下隊粉紅就蓮房言此沉雲黑亦當就菰米言不就  
水言一說陳藏器本草菰首小者擘之內有黑灰如

墨名烏鬱人亦食之按庾肩吾詩黑米生菰對青華

出稻苗公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亦云秋菰生黑米

此說較得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一作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

一作紅豆一作紅稻一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

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絲筆昔曾遊一作遊于氣象白頭吟望

苦低垂

或云此言遊宴漢陂之事按此章合言長安城南昆

吾御宿漢陂諸境不皆曲江昆明但指一處也

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佳人拾翠仙侶同舟屬漢陂

西陂泛舟詩云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

西陂即漢陂所謂青蛾即佳人拾翠春相問也問字用雜佩以問之問其意則如贈之以勺藥耳仙侶同舟晚更移指與岑參兄弟不妨漢陂行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即晚更移之證也

舊注香稻宮中以供鸚鵡按鸚鵡者出隴州當是昆吾御宿間豪家共有之物不必宮中拈出亦可見當時彼中珍禽佳樹之美其實詩止重香稻碧梧以鸚鵡鷓鴣鳳凰點作麗句耳漢陂種稻未見言者公與鄴縣源大少府宴漢陂詩有飴批雲子白句說者謂雲子碎雲母以假飴之白升菴韻藻引山稻名雲子河裡號兩師直以雲子為稻名漢陂有稻亦未可知

香稻二句與上章波漂菰米露冷蓮房同皆遙想彼中秋景下二句由秋追述春時遊賞之樂上二句現前下二句過去也因又追念當時獻賦有謂綵筆指漢陂行諸詩千氣象即賦詩分氣象意不如指獻賦言吟望望字與第二章望京華相應既望而又低垂是不能望也筆千氣象何其壯白頭低垂何其憊詩至此聲淚俱盡故終焉

杜此八首命意練句之妙不必論以章法論章各有法合則首尾如一章兵家常山敵庶幾似之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為一手者也或八章擇取一二者非又杜此詩古今獨

絕妄僂者尤非

詠懷古跡五首 說四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雲山 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  
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東北風塵指祿山亂與第五句相應或指少為齊趙  
之遊或云公初陷賊中在山東河北間皆非

此章公自賦以庾信為比耳夔州無信古跡或因信  
曾居宋玉江陵故宅強牽立說非也此詩題曰詠懷  
古跡有謂首章詠懷餘四古跡者其說雖非尚知詠  
懷二字不得專泥古跡遂忘詠懷也宋玉昭君先主

武侯遇皆不偶是章章古跡章章詠懷宜知此

搖落深知宋玉一作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  
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  
思東是楚官俱泯滅舟人指點至今疑

風流儒雅即第五句文藻師者師其文藻正與李陵  
蘇武是吾師同耳或云亦字有不滿意又云非道德  
師乃文雅師或云景行之至不惟尚友直欲師之皆  
非

悵望二句杜言已今日悵望千秋之下一番灑淚如  
宋玉悲秋異代同一蕭條惜不同時耳同時如漢武  
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灑波如秋興八首之類

江山二句言故宅已無空有文藻彼雲雨荒臺本出  
夢思今反現在豈得為夢思邪蓋皆後人所為耳不  
止荒臺不可信即楚宮亦俱泯滅舟人指點皆可疑  
也人與宅俱亡正感慨處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柳一去荒臺連朔漢  
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一作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一作恨曲中論

此詩二明字杜詩時有複字然負薪行止作昭君却  
疑此明妃或後人妄改  
畫圖句言後人不能親觀但於畫圖省識其面耳省

識者審視也此即用毛延壽事變化出奇如九日藍  
田崔氏莊用益嘉事也或云省字宜訓省事之省猶  
約略之義非或云省記也言不見其人但憶曾於畫  
圖中認看春風面耳亦通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一作福移漢祚終難復一作難志決身殲軍務勞

公詩屢用宗臣字此二字本出蕭曹列傳贊尤可與  
第六句相映

武侯在軍亦綸巾羽扇遺像清高不可略身都將相  
氣象猶然草廬功名富貴不能束縛卓然高出古今

無兩萬古雲霄一羽毛謂此也易漸卦有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詩意本此而不見用古之跡或言孔明聲名飛揚卓絕萬古如雲霄一羽誰能匹之或言嗣主不才再傳而失鞠躬盡瘁所謂高義薄雲霄者徒付灰飛煙滅不啻羽毛之輕皆非焦氏筆乘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輕為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亦非諸將末章巫峽清秋此第二章帳望灑淚與秋興八首是一時作可合觀之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

哀聲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帳望秋天虛翠屏

首句公自喻南遊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結託老人星羅浮展遐步今霄南極外甘作老人星公詩屢用二三四惜山人之去五句承首句六七八承二三四言出處之難苦辭正論厚道淚情生人感悟但云風刺孤此老矣當與常徵君一首並讀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卻走身幽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一作曾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柏學士諸家無之論愚按全集有覽柏中丞兼子姪  
 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此柏  
 學士應是中丞子姪學士或即所除之官全集此詩  
 後即題柏學士山居壁二首又寄柏學士林居一首  
 茅屋即山居林居也此詩云白馬卻走身岳居後詩  
 公山居精典籍又云歎彼幽居載典籍蕭然暴露山  
 之阿此云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後云  
 槿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語意皆合無所疑也全集  
 有覽鏡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觀宴將士奉送柏二別  
 駕將中丞命赴江陵送萊詩云常荷地主恩送瓜詩  
 云柏公鎮夔國公遊於柏氏父子兄弟間熟笑柏公

即柏茂林或作茂琳與柏貞節是一人此柏學士必  
 不屑以門蔭進身而願以文章顯名者何必以世系  
 將門為疑哉又古詩文所云學士不盡官名亦有及  
 言文學之士者柏氏子弟已有銀魚而好學以學士  
 稱之亦無妨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  
 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  
 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官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媮碧海春  
 與報一作報與惠連詩一作畫不惜知吾班鬢總如銀  
 或曰唐書世系表杜濟與位同出杜景秀下並征南

十四代孫公為征南十三葉集有示從孫濟詩斯為  
合矣位又稱從弟何與新表承用譜牒恐必有誤或  
曰位是公之姪今日從弟應是從姪之誤愚謂題稱  
從弟詩稱惠連本非有誤世系表多誤未可據之及  
疑詩也濟位並征南十四代孫公為征南十三葉稱  
濟從孫亦未為合公有過從孫濟詩濟必非征南十  
四代孫此詩稱位從弟後有乘兩入行軍六弟宅詩  
云令弟雄軍佐位自是公之弟非姪也以位為公姪  
當以守歲阿戎家為據然阿戎非王渾子戎是王晏  
從弟王思遠小字阿戎全集杜位宅守歲下前人已  
辯之矣

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  
勝裏金華巧耐寒劍佩衝星聊擷技桺琴流水自須彈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公集元日太歲日人日皆有詩人日當時令節談笑  
恒事休隨酒休者廢也非禁止詞時公以肺病不飲  
早春江湖續得觀書題所謂正月中旬支出三峽也  
本無他意今見說者附會占歲書以休隨酒是戒其  
談笑後四句蓋欲避俗而行全非本意時人顧深喜  
以為獨得聊復一辯集本題五言一首自當合看三  
句元日四句人日即春寒華較遲意五六以不飲聊

及劍琴亦將行做裝意也直道亦偶然及之不必執泥妄生枝蔓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汎

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  
葛巾歌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擢拂荷珠碎御圓  
不但習池歸酌酌君看鄭谷去黃緣

集後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越縣聯句此字  
文晁即宇文石首石首縣名屬江陵府尚書即李之  
芳聯句公首倡云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結句之  
芳云客居逢自出為別幾凄然尚書之甥此其證也

或云崔表郎官瑞見看令宰仙又云興饒行樂處離  
惜醉中眠即此崔或也尚書之子佚其名一云孫下  
當有缺字是也重汎鄭監前湖者集中此詩之前暮  
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一首  
是也近見一解云此詩是崔姓一人重邀公泛湖而  
作此崔姓者是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  
書之子杜撰可笑且云公薄其人<sub>不樂與之同汎故</sub>  
製題如此公温然長者反似輕薄惡少此等解累之  
也其書方有時名故辯之  
韻會黃緣連絡也本詩家常用字孟浩然沙岬曉黃  
緣公詩萍泛苦黃緣俗語賄作道地亦曰黃緣時解

遂謂此二字公所以深致鄙誦附識以戒妄說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巖濠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  
長開篋笥微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  
先謁壚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此詩末二句或謂時公欲往廬山故言當先置寺於  
彼以待大易之來飛錫或引志公與白鶴道人爭潛  
山麓事出風塵或謂勉其勿戀巖濠俱非此蓋欲  
大易置蘭若精進於此徐竢道成飛錫本用湛方生  
廬山神仙詩序今備錄左方讀者自知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曰潯陽有廬山者盤其彭

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激深積深百仞  
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窈窕冲深常含霞而  
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  
年有樵採其陽者於時鮮霞塞林傾暉映岫見一沙  
門披法衣獨在岫中俄頃振裳揮錫陵岨直上排丹  
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  
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元圃飲露丹  
霄室宅五岳賓友松喬

杜律詩話下

今相國 午亭先生前後刻所為集凡數易藁未嘗流  
布輒復更定戊寅冬信初至京得及先生門嘗求所刻  
集先生慎不出比乙酉信再入都先生始授信編輯又  
五年而藁始定而錄始成剞劂之工亦將竣矣先生命  
信敘簡末信何人敢贊一辭也既而先生復以書來云  
平生學術師法河津老而無成後深嚮往先生之撫謙  
如此信又安敢不稱舉先生所以立言之本與其遭逢  
之盛以告世之讀先生文者蓋河津之學以復性為宗  
而文與詩皆雅健絕倫淵源最正斷為紫陽以後一人  
先生少刻苦以正學自命弱冠登魏科讀書中祕與海  
內巨公鈍翁汪先生阮亭王先生者益鏃厲作為詩古

文詞其標準一以河津為的迹其立朝公忠之大節行  
已廉慎之清修言必稱先詞自已出所謂貫文與道而  
一之者先生既無愧於河津矣其得君之隆則自  
今上龍飛中天日麗之際先生居館閣典文章值  
當宁親政削平逆亂講求禮樂興起大平先生身依日  
月之光凡所為表章六經褒崇前聖敷澤羣生措安中  
外者先生無不殫啓沃之誠厲翼為之職自班侍從及  
枋大政歷仕五十餘年其在細旃宸幄論思密勿之地  
者幾四十載遂以襄成今日郵隆之治蓋  
皇上兼集古今治統道統之大成而先生在見知聞知  
之列所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者先生於癸未會試

錄序中發其端信敢於是編之成昌其說俾世之讀先  
生文者登山仰岱酌醴知源古今來文與道岐者先生  
貫而一之且為先生慶遭逢之隆鐘鳴谷應玉振金宣  
古今來治與道分者先生亦貫而一之則謂紫陽之後  
正學之統歸於河津先生直接其傳其所遇之隆則又  
過之此固天下之公言非信一人之私也鈍翁阮亭二  
公信曩所從受業其晚年之集皆信所編錄而今者復  
得為先生完此宿諾庶幾可解免於傳而不習之憾矣  
然資質駑下修名不立終無以復於先生并無以報汪  
王二公之知己也追念俯仰有餘媿焉敢因先生之命  
叙其所以立言之指使世之趨正學述道統者有所歸

且有<sub>レ</sub>所<sub>レ</sub>法愈<sub>レ</sub>知<sub>レ</sub>明<sub>レ</sub>良<sub>レ</sub>之盛真<sub>レ</sub>千載<sub>レ</sub>一時也康熙戊子孟  
秋望後二日受業門人候官林佑謹書

正德癸巳仲夏 皇都書舖唐本屋佐兵衛壽梓

